

懷念廣西大學與馬校長馬君武先生

李崇道

在民國三十一年夏天的夏天，我隨戰爭烽火之變動自浙江輾轉至廣西柳州，準備赴沙塘到廣西大學農學院報到。柳州至沙塘約十七公里，有學校交通車往返，當時由於訂不到座位，而且也爲了節省口袋中僅有的幾塊銀錢，於是決定步行前往。十七公里的路程雖不算遙遠，可是廣西的夏天都相當炎熱，對於一個逃難而已歷經數省的青年，加以餓病交迫，這段旅途確是一個相當的負擔。

甫抵沙塘未及向學校報到，就病倒在柳支英教授夫婦家中了。柳教授夫婦都是蘇州同鄉，臥病一週期間，備蒙愛顧，實在銘感五中，終生難忘。在苦難中，我認識了廣西大學，在西大的師長教導培育下，我得以恢復信心，這種在苦難中鍛鍊出來的堅貞情感，代表了我與廣西大學間的關係，也反映了廣西大學的精神與馬校長與學的初衷。

我到廣西大學時，馬校長已過世，我每以不能親聆馬校長的教誨爲憾，不過在西大求學期間，我無時無刻不在馬校長的精神感召之下，隨時隨地都受到馬校長與學餘蔭的照顧。馬校長的個人生活極爲儉樸，對學校各項設備，力求齊全，就是西大教室中的黑板都是馬校長自德國訂購運來，書寫起來既舒暢，看起來又因無反光確實悅

目，抗戰期間很多國內大學因爲戰爭的關係，受到不少損失，獨西大處於大後方，學校設備未受絲毫影響，又因各地名教授雲集，堪稱盛極一時。

當時廣西大學校本部在桂林附近的良豐，農學院在沙塘，二地風景均很幽美，憶及良豐的西林公園與沙塘校園內來道的苦楝樹與桉樹，令人鉤起多少回憶與留戀。廣西大學由馬校長一手創辦，初設校址於梧州，後配合廣西省整體建設與謀求西大的全面發展乃遷校至良豐與沙塘，當時國內環境，與辦一所大學確實不易，若非馬校長百折不撓的精神與他創業的雄偉氣魄與踏實求真的態度，廣西大學怎能能有如此的規模，又怎能在國家需要人才殷切之際，訓練出一批實事求是的苦幹實幹的有學之士呢？

馬校長有二位公子，一位是馬保之先生，一位是馬衛之先生，我雖沒有見過馬校長，但對馬保之先生夫婦與馬衛之先生夫婦都很熟悉，馬保之先生並沒有教過我的書。但當時他是在沙塘廣西農事試驗場任場長，又兼任西大教授，在沙塘期間，我與很多其他同學們都受到馬先生夫婦的照顧，西大師生間的感情是非常融洽密切的，馬衛之先生則教過我德文。

民國三十三年秋，抗戰烽火延至湘桂，西大遂北遷至貴州榕江，教授與女同學乘車搭船，男生們分三大隊翻山越嶺先後步行北遷，在苦難流亡中，同學們的讀書求學氣氛不減，師生間感情更篤。

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我們返回廣西，學校暫借柳州附近鷓鴣江先行開學，其間我曾約二、三同學步行，由長塘抵沙塘，憑弔戰後農院校園，但見一片荒蕪，想起馬校長當時與學之艱，如今遭此戰亂破壞，我們應當怎樣努力，俾能重返校園建設學校，方不辜負馬校長創辦科學教育救國富民的宗旨！

效值馬校長君武先生百年冥壽，崇道以無限敬仰的心情來懷念這位長者，馬校長並非僅僅是廣西大學的馬校長而已，也並不僅僅是我國提倡高等教育的教育家而已，他早年追隨 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從政任要職多年，他本人博學多才，是一位實足的科學家與才子，他處事認真徹底，待人誠懇，尤其是對學生如子弟，更是親切和藹。我們的國家需要更多這樣的領導者，我們後輩尤應效法他的革命創新精神，來開創我們未來復興建國的道路。